

## 澎湖章魚，以特有種之名

滿布大小陳年刀傷、燒燙傷疤痕的雙手，不斷撥弄濾水盆中的澎湖特有種章魚（以下簡稱澎湖章魚），那是經年累月在廚房磨練的熟稔技巧。直至章魚腳「虯」起來，黏液也去除後，再用清水洗淨。大火爆蓋，轉中火，將擁有滿滿「大膏」（蟹膏）的頭部下鍋，用湯匙如同撫摸嬰兒那脆弱又迷人的頭般，輕撫拌炒，避免破壞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美味。接著下章魚腳，稍加用力翻炒後，轉大火，加入米酒、蒜苗和黑糖調味，一道不需任何鹽和味精的新鮮炒澎湖章魚，出鍋。

澎湖附近有許多章魚，除了特有種章魚獨佔「章魚」這一名稱，其他統統都以俗名稱之，像是石拒、爛腳仔、土婆，如同日式家主一般的名稱霸權，為澎湖章魚帶來名，也為捕獵者帶來利。澎湖章魚性喜時蝦蟹，其中，光手滑面蟹（俗稱「大狗仔」）的繁殖期與之不謀而合，原是為了綿延後嗣準備的營養殘存在消化道中，被漁民和餐廳攔截，以「大膏精華」為號招，使饕客趨之若鶩。

澎湖人的料理總愛加入一點黑糖，老一輩說，那是解海鮮過敏的良方。雖然黑糖解毒的說法如今聽起來就像社群軟體裡謠傳的假消息，卻也象徵四面環海的澎湖島嶼，和海洋密切的關連。身處南海系統最頂端，冬季有中國沿岸冷流，夏季有黑潮支流，寒暖流交會讓澎湖四季迴游魚類資源相當豐富。其緯度和海浪強度也適合嬌貴的珊瑚生長，孕育出充滿生機的潮間帶生態。東北季風影響出航捕魚的日子裡，潮間帶作業是更為穩定、安全的選項。

澎湖的潮汐是半日潮，每日高低潮各兩次，潮來潮去，平常隔水相望的島嶼得以相連。漲潮時不慎進入潮間帶捕食的動物們，在窮苦的澎湖人眼中，成為可以變現，換得喘息空間的海鮮。民國 60 年左右，澎湖章魚一斤的價格是十元，老練的婦女一天可以挖到 50 斤。趁退潮的時候，背上新鮮的漁獲，走在島嶼間深埋的血脈上，花費大半天到達馬公，或把澎湖章魚送至附近餐廳和市場，就可以換取 500 元的報酬。當時普通工作一個月的薪水只有 200 元左右，捕澎湖章魚是在地人重要的外快，更有許多人終年在潮間帶捕獵各種漁獲為生。日落不代表結束，因夜晚是澎湖章魚活躍的時機；回程更不代表結束，他們要繼續觀潮汐，觀氣象，迎接明天的「掏金潮」，如同日日漲退的潮水，周而復始。



◎澎湖的潮汐是半日潮，每日高低潮各兩次，漲潮時不慎進入潮間帶捕食的動物們，在窮苦的澎湖人眼中是可以換得喘息空間寶藏。

每年元宵節（農曆 1 月 15 日）到媽祖生（農曆 3 月 23 日）是澎湖章魚現蹤的時節，他們因此被稱為「媽祖賜予的禮物」。自後寮慢慢南下，講美、沙港的潮間帶，有珊瑚的地方就有澎湖章魚。捕者背上的竹簍有細小的孔隙，上方用布虛掩，預防到手的澎湖章魚逃跑。在潮間帶作業的捕獵者嘴裡咀嚼著花生米，那是貧脊的澎湖土地上，少數可以種植的經濟作物。看似漫不經心，但這樣的咀嚼可不是為了充飢（樸實又實惠的番薯才是澎湖人的日常餐食），只見捕獵者吐出經咀嚼的花生，海面上頓時泛起花生油脂的漣漪，不僅降低波浪起伏造成的視線影響，也緩解雙眼疲乏，善於隱匿的澎湖章魚就難逃法眼。

澎湖章魚喜歡棲息在珊瑚淺坪、珊瑚環礁、碎珊瑚附近底下，並在洞穴周圍打四個洞，方便溜出覓食或逃跑。擅長抓捕澎湖章魚的老者說，附近有「黑沙」和蟹類殘骸的洞，十有八九就是澎湖章魚的藏匿處。只要快、狠、準地用類似小鋤頭或一勾三叉的漁具搗毀四個洞（澎湖人的漁具都很有個人風格，多托認識的鐵匠客製化打造），阻斷其逃生路線，就可以徒手捕獲澎湖章魚。

夜晚也不能停止澎湖居民向上之心，那可是澎湖章魚最活躍的時機，夜晚的潮間帶充滿人煙，探照燈的光芒會據彷彿白晝。在電池還沒問世的年代，探照燈要連結笨重的電瓶才能使用，「電瓶不能碰水，如果走到比較深的地方，或是漲潮的時候，就把探照燈舉起來頂在頭上繼續抓！」現年 52 歲的在地漁民許天霖形容那樣的情景非常狂熱。電池問世後，一個不到 10 元的夜市的探照燈取而代之，成為尋找獵物的好幫手。

阿兵哥也加入這場盛事，許天霖也曾經介紹弟兄一同賺外快，「那時候潮間帶快要一、兩百人，好像軍隊一樣！」時光流轉，我彷彿看見潮間帶上的人們整齊劃一的前進，腳下踩破珊瑚礁的聲音似出征的戰鼓，鼓舞著捕獵者的士氣，一個哨音，一個動作，來回掃蕩，遍地殘骸。

死亡

澎湖章魚喜歡在退潮快到底，即將漲潮時出現，又特愛霧氣。死神也是。

小小的澎湖章魚承載改善家庭經濟條件的重要使命，只要背上的竹簍還沒滿，潮間帶上的人們眼中就只有潮間帶的生物。寒冷的年後時節讓作業者不得不穿上青蛙裝防寒，潮池附近雖有鹿角珊瑚群作為天然的生物警示線（澎湖海域附近有許多潮池，據說是日治時期的彈坑，水深落差極大，可達 200 米，附近通常有鹿角珊瑚生長），但人們的眼中只有即將到手的海鮮。不慎下墜的軀體被大海承接，與吐納的日常就此別過。「幾乎每年都會死一個，去年沒有而已！」漁旺釣具行的老闆陳凱翔說道。



◎抓捕澎湖章魚的竹簍現已改良為塑膠仿藤簍，搭配讓海水清明的沙拉油，以及增加夜間照明的探照燈，善於隱匿的澎湖章魚也無所遁形。

陳凱翔形容，若海水從上方灌入青蛙裝，全身會像被黏住一樣無法掙脫，隨著水的重量不斷下沉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我說，難道不能隨身攜帶剪刀，遇難時剪開青蛙裝嗎？話一說出口，我彷彿看見晉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荒謬。其實危急存亡時刻，誰又有空管小剪刀呢？

因此陳凱翔自去年起改穿潛水裝，盡力避免危險。他也曾多次遇到大霧，冷熱空氣自然匯流阻斷他的視線。有次在潮間帶作業時，海上沒起霧，岸上卻起霧了，他只能依循對於潮間帶生物的了解，用腳下的觸覺判斷所在位置。所幸他安全走回岸邊，偏離預計上岸地足足 50 公尺，餘悸猶存的他看見岸上海巡隊正向海面投射強光，卻清楚知道光線無法穿越霧氣帶來任何指引。陳凱翔當時以為一定會造成傷亡，後來聽說那次許多人留在原地等待霧氣消散，所以全數平安無事。談起為什麼經驗老道如他怎也沒即時發現起霧，他只說，因為太專心了。專心於討生活。

## 天災

近十年來，這樣的生計卻漸漸無以為繼。民國 75 年侵臺四大怪颱——韋恩颱風來襲，自南海進入台灣海峽，澎湖首當其衝。不僅漁船翻覆、農作物損害，澎湖與離島地區的交通也全

數中斷。但災情沒有就此結束，韋恩自中部登陸後引發海水倒灌，又南下穿過墾丁半島，後逐漸轉弱為熱帶性低氣壓，竟又在南海轉變回颱風，二度朝臺灣襲來。在巴士海峽悠悠逗留一圈，再次重創澎湖後，才終於從越南北部進入中南半島消散。

澎湖人員傷亡慘重，自然生態也歷經浩劫。嬌弱的珊瑚禁不起過大的風浪。「澎湖灘」——這個古地圖不曾出現的灘島，橫空出現在烏嶼和吉貝嶼之間。一側是細沙，一側是珊瑚礁石；珊瑚墳場般天堂路也同時現蹤，經過包裝倒成為網美景點。87歲的漁民宋柏堦形容，韋恩颱風前，到處都是珊瑚，抓魚還要挑比較沒有珊瑚的地方踩；韋恩颱風後「整片平的像運動埕！」，感嘆過往的生機不復存在。

韋恩對於珊瑚的重創，影響魚蝦貝類的生存，也影響以蝦蟹為食，喜好居住於珊瑚礁附近的澎湖章魚。事過沒有境遷，35載過去，像房子一樣大片的珊瑚、豐富的海底地形和蓬勃的生態都回不來了。隨著漁法不斷進步，昔日漁民與海洋的槓桿也日漸失衡。

## 人禍

澎湖是有毒魚傳統的，將草藥施灑於潮池或洞穴中，待魚蝦貝類受不了竄出時再一舉擒獲。日本人類學家、民俗學家伊能嘉矩於明治33年（1900年，台灣尚處日據時期）訪問澎湖時，曾記錄當時白沙地區中屯鄉的鄉約。第一條就規定，「約海面魚蝦不許用藥毒害」，當地的鸞堂也多次扶鸞勸戒。彼時的草藥雖能毒魚，但對生態的影響其實不大。不過草藥毒魚的老方法在民國60年代末期有所「長進」，不肖漁民將氰化鉀偷偷夾帶於雨鞋中，毒物遇水溶解後導致底棲於珊瑚礁的章魚缺氧竄出，小小一點威力甚鉅，帶來收穫，也造成破壞。

毒魚案件族繁不及備載，一直持續到民國80年代還有少數零星案例，好不容易歸於平靜，觀光客卻進來了，一劑緩慢的，包裹糖衣的新型毒藥。澎湖當地的觀光民宿如雨後春筍般冒出，海上休閒娛樂活動也不甘示弱地發展，「夜照章魚」被妝點成具澎湖潮間帶文化特色的行程，當然不容錯過。

如此，韋恩颱風後尚未復育的珊瑚，被漁民棄置的魚網與海浪拉扯導致斷裂，被化學防曬藥劑毒害，被「不小心踩碎」，潮間帶的環境越來越不適合澎湖章魚生存。

## 特有種之名

民國93年，澎湖政府終於意識到澎湖章魚，與其特有種地位不符合的境遇。當年第一季南區漁業推廣工作協調會報中，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提出澎湖章魚即將滅絕的警訊。澎湖政府遂於隔年2月起開始為期兩年的階段性禁捕，民國97年開始公告每年3月29日至4月12日為禁漁期，期望能在繁殖期許澎湖章魚一個延續子嗣的時間和空間。

帶有美意的政策，卻為澎湖章魚造成更巨大的影響。

「其實以前風浪568 我是不會出去的（5、6級風，陣風8級），現在因為扣掉禁漁期再扣掉壞天氣，我們能下水的時間不到一個月。所以就算568，整海都是人！」好天氣加上好潮

汐和好浪況，才能在最安全的情況下捕獲最豐碩的海鮮。風浪 568 會出現小白浪，以往視為危險的標準，在時限和金錢的壓力與誘惑下，逐漸後退。陳凱祥認為政策立意良善，但漁民沒有保育意識，反對澎湖章魚生態造成威脅。

採訪這天是晚上九點，陳凱翔每天至少出海兩次，深夜才得以休息，雖然獲得不錯的報酬，卻也是用勞力和體力和充滿危險的潮間帶拚搏。以往隨便抓都 40 斤，報酬頗豐的澎湖章魚，自四年前開始第一次「槓龜」（一隻澎湖章魚都沒有抓到），「那真正是有夠衰小欸衰小的！」陳凱翔傻眼了，「槓龜」的情況卻不斷增加。

他解釋，禁漁期讓漁民更加迫切的想要在有限的時間內，獵捕到最多澎湖章魚，少數的好天氣，整個海都油亮油亮的。澎湖章魚的價格，也從一斤 700 元，漲至一斤 1000 元，去年一斤更來到 1400 元的「好價格」。以往過小的澎湖章魚被認為還有成長空間，可能得以生存，在 1400 元面前，誰還想的到憐憫？現在，槓龜不會帶給陳凱翔衰小的感覺，他說：「衰小，才是『正常』」。

天災人禍外，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水產養殖系副教授李孟芳更指出，目前禁漁期禁止的時間有待討論。由於母澎湖章魚比較晚熟，禁漁期間，公澎湖章魚雖已經成熟，卻無法順利和母澎湖章魚「交腳」（章魚交配時腿部會纏繞在一起，捕獵者最喜看到正在交腳的章魚，打斷其儀式後，一次可以獲得一雙章魚。）。「但我持的立場是，禁哪一段都不正確。」他續指，就算禁漁期拉長或延後，若母澎湖章魚交配完成後盡數被抓捕，也於事無補。

李孟芳提出，應該讓漁民學會分辨章魚公母，禁漁期後只能獵捕公澎湖章魚，如此既完成繁衍，也能創造經濟效益。這可不是性別歧視，章魚演化至今，繁殖策略和一般漁類不同，公章魚的精子儲存在精蟲莢中，交腳時會傳入母章魚的輸卵管。特別的地方在於，母章魚只要交尾一次，終生都可以持續繁衍。在遇不到情郎的孤單繁殖期，母章魚輸卵管裡的腺體會刺激過往公章魚遺留的精蟲莢，繼續綿延子嗣，精蟲莢就發揮類似冷凍精子的作用。若要判斷章魚雌雄，只需觀察其腕部，將頭部朝向自己，向右依序往後數第三個腕中，如有似湯匙形狀的的交接腕者為「雄」，無交接腕者為「雌」。



◎交接腕形似湯匙，有交接腕的為公章魚。

### 特有種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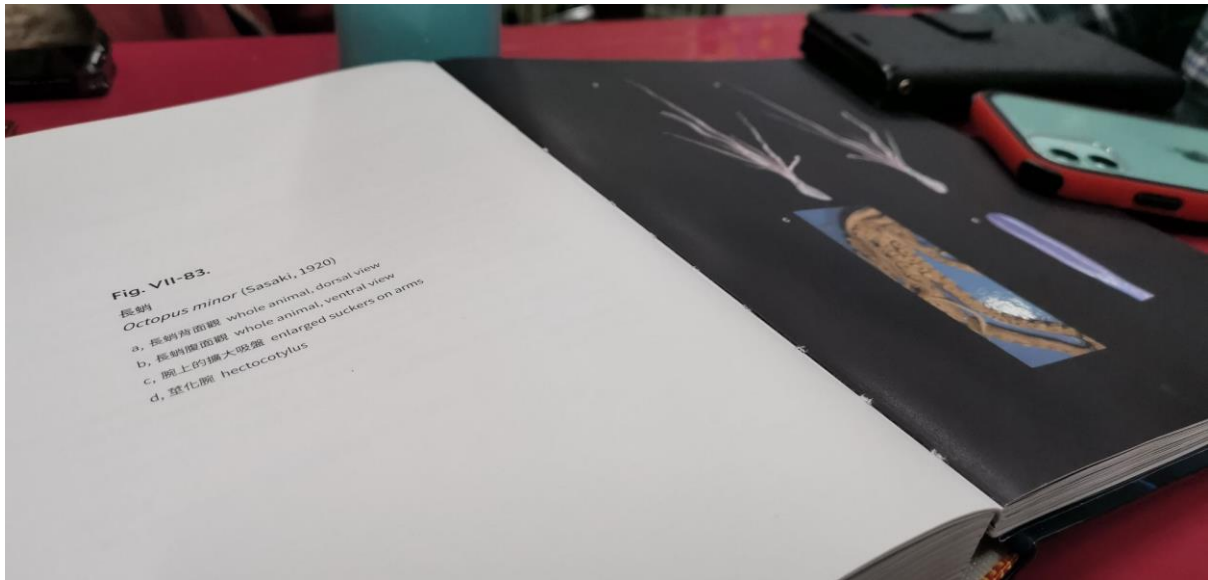
捕獵有限制，人工復育也需要同時進行。台灣目前尚未掌握復育技術，澎湖章魚待在水缸中，連交腳都不肯。但李孟芳猶抱希望，因為中國的「同種章魚」已經能夠順利交腳，雖然受精卵的成活率還很低，尚未掌握完全養殖的技術，但相信持續交流下去，澎湖章魚復育有望。

「等等，同種章魚？澎湖小章魚不是特有種嗎？」我疑惑地問。

「不只中國，韓國、日本，甚至宜蘭大溪都有同種章魚！澎湖章魚是不是特有種其實還有待釐清。」李孟芳波瀾不驚，想必對這樣的誤會見怪不怪。

2006年，澎湖章魚首度被定義為特有種發表於國際期刊上。當時國共局勢緊張，無法取得中國同種章魚的清晰標本，依據傳統型態分類學，澎湖章魚的確能作為具有代表的的特有種。但隨著兩岸交流，生物分析技術進步，澎湖章魚是否為特有種還是未定論。李孟芳說明，即使是同種生物也可能因為「地理隔離」，在不同的環境中進化出相異特徵，進而發展成不能交配的種群。目前澎湖章魚的生態奧秘尚未被揭開，因外部形態與「長蛸」相似，暫時被歸類為從屬於其的「複合種」（註一）。至於是不是特有種，還需要進一步比對基因差異。

註一：複合種（*species complex*）是生物分類學的一個術語，指若干個近緣物種由於外部形態相仿或遺傳關係錯綜複雜，導致難以確定種間界限，因而被歸於一個物種名下。



◎澎湖章魚的生態奧秘尚未被揭開，目前因外部形態與「長蛸」相似，暫時被歸類為從屬於其的「複合種」。

特有種的光環，讓澎湖章魚擁有禁漁期的「優待」，以及系列保育政策的「維護」。實際上，美味的大膏、誘人的價格、地方文化的代表性等等特色，再再助滅其生存之機。「我反而希望他是一般的章魚，今天他是特有種，反而價格喊到.....」李孟芳無聲地嘆了口氣，在澎湖章魚保育的路上，他艱難的在崖上營救即將墜落的澎湖章魚，能增加生機的任何方法，就算是僅有兩周的禁漁期，他都想把握住。

四面環海的澎湖，四面環海的台灣，海潮交會造就豐富的漁業資源，逐漸進步的魚法與逐年增修的政策規範，此消彼長的拉鋸戰中，海洋生機的命運齒輪如不舍晝夜逝去的江水，不再復返。